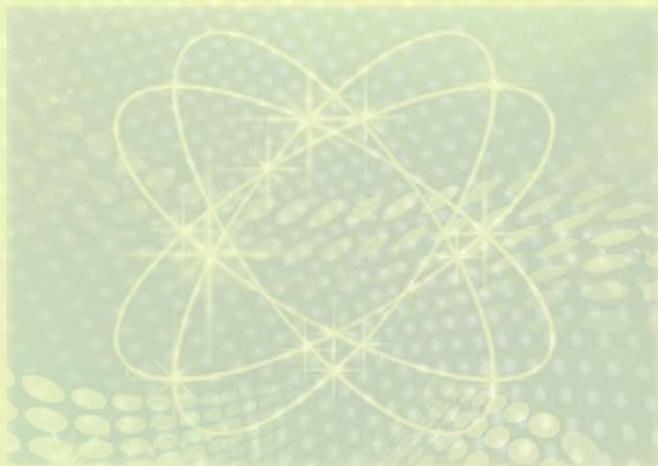


绣鞋记

〔清〕乌有先生



导 读

《绣鞋记全传》，书口题《警贵新书》，扉页署《叶户部全传》、《绣鞋记警贵新书》，共二十回。

这部书未署作者姓名，题乌有先生订，序文作者为子虚居士。“子虚”、“乌有”自汉赋以来是常用的名字，是虚构、不存在的意思。显然作者是隐去姓名，生平自然无从查考，但从题词、跋文和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可能是当地人，或者客居于广东的人，当不致大误。存本为清蝴蝶楼刻本，刊刻时间约在《警富新书》刻成之后（清嘉庆十一年，即 1811 年）。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蝴蝶楼刊本校点整理。

小说写莞邑进士户部主事叶荫芝（也隐之的谐音，非真实姓名），在母亲丧期归乡守孝，期满后仍逗留家乡，身贵心贪，凶暴残忍，谋夺资财，横行乡里，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故事。叶荫芝有妻有妾，又设计骗娶张凤姐，他与黄成通的叔父黄显国合谋，以逼黄成通还其已分居叔父债务为名，任意抢夺财物，并进行人身污辱，害死人命。此外，挖坟掘墓，威逼当时人以银赎还亲人骸骨，包庇恶霸，对抗官府种种恶迹甚多。作品暴露叶主事的恶行以警世人，作品结局不仅过多引录公文，而且又加一段阴司审断，以说明因果报应。从整个作品来看，对读者了解清代后期社会和公案小说的面貌有所助益。

序

余尝阅稽古今书史，评福人物奸强，其事则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其人则奸佞忠良不胜其数。每于无可如何丧心书理之处，未尝不为之掩尽而咨嗟，亦且不能不为之而忿激。如《绣鞋记》一书，彼叶荫芝者，身居科第，名列班曹，正宜套迹庙廊，何乃潜踪桑梓，日与狐群狗党，笑谈风月，辱玷闺门，谋夺资财，武断乡曲，名疆顿失，欲海难填，如奸拐张凤姐，威逼黄成通，此某事实属耻于人类，岂非衣冠中之禽兽乎？若而人者，不自珍重，罔顾廉耻，忍心书理，丧节忘身，此固不能不为之而咨嗟，亦且不能不为之而忿激也。严书数语弁其首焉，以为贪夫、色鬼知所警戒之尔。

跋

作书者何?原以武发善心，惩创迭志也。然必次世人事，鉴鉴可据，方能警世。若如海市蜃楼，空中结构，此文人游戏笔。今则世人其事，老推患闷，使穷乡僻壤仰见国法森然，益位报施不爽，是其人事，乌可不传。吁!芦海茫茫，贤奸莫辨，即以此书作迷津一宝筏可也。

沧浪隐士书

目 录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1
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	5
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	10
第四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	17
第五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	21
第六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	25
第七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	29
第八回 谒岳翁欲盖前愆	34
第九回 黄显国求谋不遂	38
第十回 立奸谋荫芝抢割	43
第十一回 黄成通问因受辱	45
第十二回 黄成通威逼戕身	51
第十三回 金友谊代作呈词	59
第十四回 黄叶氏扳辕赴控	63
第十五回 叶荫芝革职解审	66
第十六回 除暴虐出示招告	68
第十七回 缔姻娅以绵世好	73
第十八回 张凤姐冤魂托梦	77
第十九回 问典刑法场祭奠	81
第二十回 森罗殿冥判阴魂	83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诗曰：

堪叹世人不自知，欺人便是把天欺。

茫茫欲海终填满，事到其间悔恨迟。

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景色四时新。

世间事业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

这首诗乃前人所作，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如居官，以尽忠报国；居家者，以尽孝事亲。

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人能全忠全孝，则知节义廉耻，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宗族乡党揄扬德行，是以流芳百世；若不忠不孝，则丧节义廉耻，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乡曲闾阎无不咬牙切齿，是以遗臭万年。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并非一人之私议也。按下不表。

且说有一土豪劣绅，姓叶名荫芝，系莞邑石井乡人，别号鹿莪，浑名皮象。自幼在家攻书，侥幸名登金榜，曾任户部主事，在京供职几年，因丁内艰，回家守孝。发妻张氏，早已镜破钗分，姬人伊氏，恃宠专房，再续何门，乃贡士南宫之女。前生一女，许配白马烟同李鹤举之子。亲家来往十分情密。

一朝主事寿辰，家人打扫地方洁净，满堂佳客纷纷到贺。荫芝在家贪恋妻妾，兼之财路通神，久经服缺，不欲起复登朝。是日寿辰，大开筵席，觥筹交错，婪美杯倾，膳罢酒阑，宾朋散退。座中惟有武举邓清、同宗叶润泽。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惯于巧言令色，左右逢迎。荫芝将各亲友送了，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声称：“仁兄何必匆匆回府，权且屈驾寒庄，弟有言词奏告。”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

宴，与二人畅饮谈心。正饮之间，家人报上：“亲家李老爷到来。”三人连忙起身，离席相迎。彼此说长话短，共叙寒温。礼毕，大众一齐入席。台中摆列海错山珍。酒过数巡，鹁举把杯，命仆满满斟上，双手捧定，叫句：“亲家，今日乃东华注算，南极增辉，弟叨姻末，理应到贺称觞，只因俗冗匆匆，以致迟迟到府，借花敬佛，聊表微款，但愿亲家大人从此加官进爵，财帛亨通，年年此日，岁岁今朝。”说罢，将酒敬上。荫芝双手捧接，只称：“亲家，小弟材同蒲柳，不过马齿频加，辱承宠锡吉语，实深惶愧既承台命，自当乐从。”将酒一饮而尽，命童满斟一盏回敬。邓清乘势连声称羨：“进士公果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近日天平旺相，厘戩兴隆，财帛丰盈，不下陶朱之富。”荫芝答曰：“小弟才微福薄，虚愿难偿，数载经营，目今依然故我。吾兄所云，实为铺张取笑。我想世间千好万好莫如钱好，自古道：一肥能遮百丑。但此物原非易得，纵然枉尺直寻，亦无妨碍。世上见利而思义者，能有几人哉！”叶润泽胁肩微笑，说道：“若要取财，须凭胆大，一不怕人言捐摘，二不怕神明鉴察，三不怕官司告发，方能贝患得银钱到手。”邓清闻言，十分称妙：“润兄高见，果实不差。难怪人人请你做状。原来一肚尽系砒霜。但系求财须寻方向，不若我们同往城中找觅一向公所，大家朝夕聚首，彼此打算求谋，写出主事户部衔头，谁不称羨。就系大小衙门也亦无奈其何，况且更有一宗美事，城中有女如云，袅娜娉婷，风流称绝。或时倚门卖笑，甚属可人，引动多少官家子弟，情人作线穿针，但得身边有些钱钞，何愁好月不得团圆。”这一番话说得荫芝心如火热，霎时就要动身举行。便向邓清说道：“此言果合我意，烦兄与我找所雅洁房间，以便在城居住。”邓清说：“谨遵台命。此事交于小弟担承。”言罢，一众告辞，各自回家。

次日，邓清即往城中，便向水头陈宅赁了一所，名曰：评花阁，内中奇花茂盛，秀草清幽，家伙什物，一切齐备。邓清令仆打扫虔（干）洁，安排各事停当，便请主事乔迁。荫芝进到馆中，把目观瞧，心中十分喜悦，便道：“邓兄办事真乃妥当。”从此狐群狗党日相往来，不在话下。

一日荫芝无事，想起老邓个篇言语，就欲出街闲游。小装打扮，脚下穿了一双方头行履，手上带了一个金镯。轻摇雅，做出官家模样，徐安、陈福跟随，就向西门而去。一路行来，

只见游人成群结队，比户弦歌。多少油头粉面遮遮掩掩，卖弄风情。远望一道朱门排列高牌。执事徐安说道：“前边那所亭苑甚属华美，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飞觞，老爷何不步往赏玩一番。”荫芝说：“来意不诚，未便唐突。我们不若掉过隔边去罢。”二仆称是，随即步往松柏高街。正在徘徊四顾，忽闻香风扑鼻。抬头一看，只见门边有位佳人，露出足下二寸金莲，恍如潘妃再世，真乃俊俏销魂。头上螺髻堆云，身中白衣铺雪，下边映出葱绿纱裤。貌赛娥，恰似对人暗传心事。荫芝看罢，暗暗叹道：“这个欢喜冤家，五百年前结下。”不觉遍体酸麻，恨不得向前偎傍。但恐被人耻笑，有失官方。权为忍耐。倚身靠住墙边，方寸自乱。此时欲行欲止，进退维艰。谁料惊觉这个女子，见其如醉如痴，忍不住笑，丢个俏眼，低声叫句：“嫂嫂，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络绎不绝，你不若放下绣鞋，偷闲片刻工夫，出来则剧。”荫芝听见莺喉宛转，便更魄散魂飞。正在留连驻足观望，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兰麝之香仍在，环佩之声渐远，望眼将穿，馋涎空咽，万种相思从此而起。几回搔首仰天长叹，心中暗想：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淡妆素服，如此摄魄勾魂。站立一回，绝无声息。只得呼唤徐安、陈福转回旅邸。是晚愁肠百结，坐立不

安。意欲归房就寝，争奈孤枕难眠。起来独步园亭，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我想天上娥难比此娇美貌。随唤徐安来问：

“今日经过高街，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你可否知其来历？不妨底细说来。”徐安听罢，口称：“老爷在上，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匹配何家为媳，孀居已自三年了。他乃莞邑堪夸，绝色有名，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无人不识。他兄名唤良雪，颇有膂力，惯娴弓马。长向花街柳巷，爱月贪风。老爷如果中意此女，不妨坦腹东床。”荫芝听见徐安言语，心内思量，不知此女意下若何？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观其动静，也有求凰之意，必须寻觅一人穿针引线，方能撮合成就。主仆谈论多时，耳听樵楼四鼓。徐安请主歇息。荫芝暂回帐底安身。辗转牙床，不能成寐，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情实堪怜，若得与她共枕同衾，就使一年半载，死亦无憾。转眼鸡声报晓，曙色光窗，起来穿衣盥漱。徐安报道：“亲家老爷到来！”

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

诗曰：

意外姻缘不是真，无端邂逅两逢亲。

莫愁底事难成就，自有穿针引线人。

话说荫芝听得亲家来了，连忙迎入馆中。礼毕，分宾坐下，徐安就即进茶。鹤举微微含笑，叫声：“亲家，几日违教，为何愁容可掬？”荫芝答曰：“不错，弟是有宗心事，难向人言，叨在亲好，不妨与你细说。只因昨日散步闲游，打从松柏高街经过，忽遇门边站立一位如花美女，查问原由，知道她是张凤姐，有意兼葭相依玉树，未晓桃源何处问津，伏祈高明一为指示。”鹤举闻言，哈哈大笑：“我估亲家为着何来，谁知思念张凤姐。小弟颇知她的根底。先年嫁与汾溪何宅，不幸青年守寡，三载于斯，时常归来外室居住。她同宝莲庵内桀枝、亚左两尼交好，时常往来，不啻如糖似蜜。亲家为何忘却了么，不用求媒执斧，不用拉扯皮条，但得两个秃奴舌剑唇枪，自能携云握雨。亲家意下以为如何？”荫芝听得这番说话，喜上眉头。心中偷忖起来，亚左系我平日交好，今将此事托其作合，恐他求更（不便）推却。主意已定，开口叫句：“亲家，多蒙赐我指南小妇，谨依桀训。正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古云：送佛送到西天。还请亲家与我同行前往宝莲，幸勿吝玉。”鹤举答道：“这个自然。”荫芝连忙穿衣打扮，吩咐徐安看守馆中。于是两人摇摇摆摆出门而去。信步行来，顷刻之间便即到了。但见禅院深沉，寂无人声。二人步入庵内，看见苔痕绿净，满径红飘。

转过东轩，适值桀枝课诵已完，经堂倦坐。见了叶、李两人，疾忙起身迎接，春风满面，笑说：“今日是何风吹贵人到此，禅室生

辉。”问讯已毕，吩咐小尼敬奉茶汤：“请问二位光临，有何照顾？睽违雅范，结想殊深。”荫芝道：“握别以来，时萦五内，只缘俗冗纷纭，有疏奉候。目今寄寓水头陈宅，相去咫尺，可得时常亲近。今者到来，并无别意，有一机事相求，师傅若肯应承，方可说与你听。”桀枝道：“素女雅爱，报答无由，倘有万难之事，也亦尽力为之。伏望你令，明以教我。”荫芝道：“蒙你允肯周全，实乃心腹之人。不瞒你说，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丰姿可爱，秀色可餐，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左右思维，实乃无从入手，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颇得同心合意，特此拜浼，为我传音。倘获玉成，断不有辜大德。”桀枝说：“我估所托何事，原来为看张凤姐。若托别的，我可担承，要我传书递柬，实难从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不管引线穿针。另请高明，恕吾方命。”荫芝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无边，普度一切，有求必应，无不乐从，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伏望大开方便之门，慈云荫护杨枝，甘露灌溉荒田。事成之日，定然厚报深恩。”桀枝道：“既然如此，只得曲为承应。但我虽能作合，千祈勿要过后去人。”荫芝作揖称谢，叫声：“师傅，一切放心，此恩此德没齿难忘。”鹤举闻听，甚为喜悦，便道：“我所指引，可是真的？”

荫芝答云：“高见不差。”议论之间，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扳留叶、李两位在客堂酌酒。饮毕，告别回归。声言迟日再来补报。桀枝相送出门，一拱而别。二人各自归去，按下不表鹤举。

单说荫芝回窗，心中忽然想起：倪训导名新棠，与我颇称莫逆。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葶，不若祀他鼎力周全，从旁相助，俾得早为成就，以免担延时日也。次朝早起，峨冠束带。吩咐仆人打轿，前往倪

府拜会。徐安先行投帖，陈福在后跟随。到了倪府门前驻轿。新棠忙便出迎，携手步进书房。二人施过了礼，分宾坐下。倪爷说道：“违教以来，实深企慕，迩闻乔迁贵寓，未得趋候起居，疏懒之罪，乞为原宥。”荫芝答道：“不敢，弟缘公私交迫，弗克时亲芝宇，近况如常，藉福托庇平善。日前蒙兄过信，尚未归赵，寸衷殊觉耿耿耳。”倪爷道：“区区之项，何足介怀。朋友有通财之义，自古皆然，毋庸齿及。”家童讲茶，饮毕，叙谈惘惘。未几，叶爷意欲告辞，新棠挽留再四，吩咐摆筵款待，情义殷殷。荫芝心内不胜欢喜，暗暗称羨：倪公果实疏财仗义，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酒过三巡，叶爷启口叫声：“贤弟，不瞒你说，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倘蒙鼎力介绍，谅必有济。”倪爷说：“有何见教，请道其详。”荫芝便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尽为剖白。新棠听了，微微含笑：“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彼姝者子，果然生得美貌超群，但此女寡居三载，有意曲谱求凰，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弟想弟与张家属在戚末，但伊母平日背冷趋炎，十分势利。若然说出当朝户部主事求亲，自必乐为从允。既承见谕，这段姻缘交于小弟身上，断不有辜所托耳。”

荫芝听罢，呵呵笑道：“兄乃斫轮老手，作事必谐。况小弟先已令人通传消息，看来不致落空。更有一言奉托，贱内乃是女流，生平赋性耿介，恐其怀有醋意，不能相安。仰恳驾下修书一封，札致家岳南宫，训诲伊女，以免后来争论。”新棠诺诺连声答应。荫芝拜谢，辞别而归。

光阴易过，时序频更。不觉乃是端阳佳节，柳垂陇畔，荔熟村头，画舫兰桡，男女共看龙舟竞渡，满河尽是游人。笙歌迭奏，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张凤姐叫声：“嫂嫂，我想前世不修，身为女子。你睇佳节当前，不能学得男子，四方游玩。或东或西，听其随意行

乐；或南或北，任他到处留连。我辈女流，算来虚担岁月。”陈氏闻言，双眉频蹙：“姑娘所说，大欠参详。我想人生在世，男女皆同一体，总为命里所招，厚福者，荣华乐享；薄福者，冷落堪怜。多少名门闺秀出嫁，夫唱妇随，燕侣莺俦，如胶似漆。虽是女流，未为孤负，何必区区身为男子乎？所可恨者，如我命生不辰，竟同秋叶，终年长守有夫之寡，这却是虚耽岁月了！”言罢泪如雨下，凤姐连忙劝解：“嫂嫂何必如此伤情，我兄迷离花柳，乃系少年心性，一朝省悟，定必月缺复圆矣。如妹许字何门，心拟天长地久，不意福薄灾生，青年丧偶，独守空房，何恨如之。今者柏舟自咏，触景伤神，画眉彩笔谁拈？舞鸾青镜独对。虽不敢云节凜冰霜，少可自信肠如铁石。孤芳独抱，以待将来。”二人谈论一番，转回闺阁而去。按下不题。

且说贡士何公，饬食有年，品学兼美，其女配与叶荫芝为继室，夫妻笃好，如鼓瑟琴。何公在水和街里设帐，桃李如云。节届端阳，放假无事，在家养静。忽然见有一个苍头手捧鱼鸿尺素，据云：钦式倪老爷奉达何公。双手接过，即行开阅。内云：

世愚侄倪钦式书奉南宮世伯大人閣下：久疏塵教，鄙吝丛生。聯隔以來，屢欲裁鴻到候，只緣公私交迫，以致尺一快如。辰下荷風蕩暑，竹露生涼，遙念台禧定符，私祝翹異何如。啟者，令坦鹿莪曲譜求風，情殷射雉，表卿卓女，指日同盟。俱以稔知，無煩贅述。前所慮者，張家喬梓，未肯曲從，今調處之餘，又蒙許可，天合奇緣。想鹿莪不亦稱快乎。惟是外緣易就，內患難堪，倉鳥庚鳥無疔妒之方，鸞燕有相猜之隱，在令愛夙承姆訓，固知德蔭江沱，在鹿莪熟慮閨情，恐其伴生床第。特囑侄修芻楮，聊達葵私，伏乞琴書之暇，雇肩

與踵弃府，详諭令爰一番。俾鹿莪月意园成，庶不致负前因于石上，
虚雅约于河洲，妙何可罄，临楮不尽依驰。

专此，走达。顺请潭祉，不既。世愚侄倪欽式顿首。

何公看罢书函，沉吟半晌，此事新棠也曾说过，因到张家拜会，
见木公心意未决，权为放下。今者书来，嘱吾将女劝谕，以杜后来争
端。此乃荫芝过虑。先为安慰女心，待我修函致复新棠，然后将情劝
女。缮札已毕，打发苍头回转，吩咐催轿，即往石井村而去。到了叶
府，何氏闻知，疾忙迎接父亲。问安已毕，亲手敬春香茶，口称：
“爹爹到此，有何见谕。”南宫含笑叫句：“女儿，我来并无他事，
只因张家女子，情性温柔，举止端庄，你夫有意好迷，添为内助。想
你自幼在家读书，颇谙三从四德，闺房之事也亦深知。古来三妻二妾
指不胜屈，后妃能逮下而乔木兴吟，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咏。况伊乃
是德门之裔，堪比玉叶金枝，不嫌位列小星，你亦何妨容物？千祈勿
生妒心，常怀醋意，不惟你夫之幸，亦你父之幸也。”

何氏听罢这一番言语，满面春风：“爹爹一旦放心，女儿虽属愚
呆，夙昔曾娴闺训，但愿之子于归，同心共事夫婿，情同姊妹，有何
大小之分。第恐人心叵测，反复无常，更恐男子溺情笃好，恃宠争
强，使女有绿衣黄裳之叹，夫复何言。”何公听罢，满心欢喜，得女
如此，真不愧大家之风。话罢，即时打轿归家。荫芝得了新棠回信，
忧疑已释。这也不在话下。

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

诗曰：

男情女意两无猜，谁信时乖命也乖。

海誓山盟何足据，多情全在绣花鞋。

却说张凤姐姑嫂二人正在房内谈心，忽然丫环报上：“宝莲庵两位女师到来。”言还未了，桀枝、亚左步进，姑嫂接见满面欢颜。便道：“你们许久不来，有何贵冗？正系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近日以来我姑嫂甚属寂寞，思念芳容，殊深渴想。”桀枝道：“彼此谅亦同情。只因个天前往西门，打从倪府经过，被他奶奶苦苦相缠，不得已，共同亚左在彼处盘桓。不知来了一位叶爷，生得人物潇洒，相貌堂堂。身为当朝户部主事，定要我们两个与他念佛，故此淹滞几日，始得回来。”凤姐道：“你个秃奴，花言巧语，我想出家个个俱是势利，但见人家富贵，便加意十分奉承。诵甚么经，念甚么佛，分明支吾浑帐，借端想赚人钱，故意卖弄风情，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亚左说道：“我们皈依净域，绝无半点凡心，身坐蒲团，一尘不染，正系色色空空都看破，花开花落不关情。可惜姐你空房独守，孤负年少青春，何不改弦易辙，窃效吟风弄月，以免担愁艳闷，虚度韶光。”

凤姐听了亚左这几句话儿，已挑动了春心，说道：“师之所言甚合奴意，无如目前绝少钟情之辈，若者只图眼前快活，只怕错脚难翻。”亚左乘机说道：“姐呀，舍得有意寻欢，何愁不逢知己。即如我所讲这位叶老爷，真系才貌双全，兼之家称巨富，少年登第，在朝叨沐圣恩。贡士南宫之女系他继室，白溪李家之婢系他爱妾。现在妻妾二人，不分大小，姐妹相称。食不了珍馐百味，穿不尽绸缎绫罗，出入提笼打轿，随从小价、丫环。快活风流，谁能争胜。莫说我亚左

出家人势利，就系彼都人士，无不称羨他富贵双全。更可夸者：亭台楼阁，美丽奢华，夫唱妇随，顺时行乐。我辈身在法门，未免怦怦心动。”凤姐听罢，叹了一口气：“人生在世，青春几何，孰不关情风月。自怨时乖命薄，嫁夫不得到头。芙蓉帐底孤眠，菱花妆镜独对，难效鸳鸯比翼，燕雀双栖，万种忧愁，凭谁可解。”说到此时，不禁潸然泪下。桀枝从旁接语：“娇姐不必伤怀，待我出家人行个方便，成就你一段良缘，免得你日夕含愁，长吁短叹。”凤姐道：“但得如此，生死不忘，比如你目中所注何人，乞其明以告我。”桀枝道：“若问此人，不用登山涉水，问迹寻踪，远在天边，近在目前。”凤姐道：“究竟乃是何人呢？”桀枝说：“实不相瞒，就系先时亚左所云个位叶老爷。他因日前游街，也曾见你生得貌好，心中十分思慕。

已经托媒求聘，只恐姐你不肯居其次位。倘若不嫌做个平妻，包管归去专权擅宠，尊意以为何如？”凤姐沉吟半晌，说道：“不知此人情性若何，品格若何，怎好造次承应。”亚左称说：“要见此人，却也不难。明日趁你回家路经水南，何不与他相会，面谈一切。”嫂嫂陈氏连声称妙：“这段姻缘真乃前生注就。”二尼辞别出门，亚左即往评花阁送信。步入馆中，但见落红满径，寂无人声。遥望朱扉半启，高卷画帘。荫芝独自一人坐于太师椅上，愁眉不展，默默无言，似有所思。亚左行近低声叫句：“老爷。”荫芝惊觉连忙问道：“慈云光降，适自何来。”亚左答曰：“老爷独坐寒窗，为何如此纳闷。我今到来，特为痴心人报喜。凤姐明日到水南庙拜神求水，你可买舟前去与他相会。成败在此一举，切切不可有误。”

荫芝听说，喜之不胜：“难为阿传深费清心，事成之日，自当重报。”亚左说：“出家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既为介绍，敢不抒诚报命。”荫芝见她人物风流，语言乖巧，甚属可爱。此事看来八九分

成就，待我先行酬谢冰人。行近口称：“阿传媒女，虽未过门，执柯者岂可空过。”亚左答云：“我不是贪想媒钱，目下分文不取。且待将来，要你跪向媒女跟前，方为酬谢。”说毕，意欲抽身，荫芝一手扯住，说道：“十赍不如九，现见钟不打，何处寻铜。我因孤馆寂寥，无人作伴，相如饥渴难堪，伏乞杨枝甘露灌我荒田，幸无见却。”此时亚左欲行欲止，顿起春心，半觉含羞，无言低首。荫芝乃是偷香老手，见机而作，向前便将亚左搂抱怀中，共入红罗帐内。魂迷楚岫，梦绕巫山，片时间云收雨歇，各自穿衣而起。荫芝见亚左两颊红生，恰似海棠睡醒，秀色可人，观之不厌：“今日蒙师惠以琼花，后会重看贝叶。情深如海，铭激五中。”左云：“区区贱体，有污贵质，何劳尚挂齿颊。他日美人入室，便更销魂矣。”整衣告别，荫芝相送，出门而去。

到了次日，荫芝打发润泽去唤船，又命徐安往请亲家同去水南与凤姐相会。不一时，润泽将船催便湾泊步头，把高照桅旗插起，安排得当。此时鹤举也亦来到，与荫芝一齐下船，这也不表。

且说桀枝是日前往张家，看见凤姐妆整十分俊俏，说道：“似此天香国色，恍若嫦娥降世，仙子临凡。莫道叶爷渴想，就我一见也亦情牵。”打扮已完，出堂禀知母亲：“女儿今与桀枝师傅往水南参神求水，顺便回去大汾。”安人见女要去拜神，允其所请。凤姐别了嫂嫂，即同桀枝落船。吩咐舟人即忙解缆，兰桨荡开千尺浪，锦帆高挂一江风。

凤姐推窗观望，只见波涛荡漾，水光接天。远远看见前边有只大船，官衔灯笼分插左右，船头高挂旗号，桀枝便知主事来了。笑指：“这号乃是叶爷座船先来等候，足见诚心。”即令梢子快摇前往，顷刻撑去与荫芝船只近傍。荫芝已晓暗里机关，连忙走出船边，叫声：